居業堂文集

居業堂文集卷六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後學管繩萊編訂

書

與徐立齋學士論王威甯書

前以威甯不宜與李孜省繼曉輩同傳先生既不以其狂愚采納之虛公之懷至矣而源猶有請者越與陳汝言陳鉞戴縉實匪其儔而與之同科恐亦未能大服其心也越毀廉隅不惜名節附汪直李廣成功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爲之諱顧功罪之際不可不辨罪大功不足贖議罪可也罪不得掩其大功議功可也毀廉隅不惜名節豈小哉顧大小何常之有管仲不能一匡九合則不死又相春秋自不得貰其誅平勃不能誅諸呂定劉氏則綱目亦不能原其心而不論其罪使越當日無功足錄而敵纍殘民

以逞則與汝言鉞縉同罪越無辭功雖足錄而排陷正人專權植黨自恣亦無辭且夫紅鹽池威甯海子賀蘭諸捷雪累世之恥威伸强敵功在國家三百年寥寥不可多見上未嘗誤國下未嘗殃民中未嘗害善類則其不自惜名節亦猶不死又相之不足掩其一臣九合之大功而烏可與傾險不肖有罪無功之汝言鉞縉同類而並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自儒者持身大節先生豈不以越雖有功而辱身敗行特功利之徒故重黜之使儕於汝言鉞縉使天下知名節足重而爲千百世名教之防固宣尼作春秋之意然春秋立法嚴以明而責人公以恕嚴以明故人不得倖免公以恕則眚災肆赦而罪不得掩其功不得倖免則人知懲罪不得掩其功則人知勸今入威甯於不肖之科未失身者讀之足以懲已失身者讀之必將絶其

自新之路而不足以爲勸則於春秋之義毋乃得其一而失其一乎實錄云越以汪直有寵所建白必從欲借其權以成事故善事之當路者素忌其才直敗遂褫爵除名又云越自負其才破崖岸多機變爲士論所非槪指其功爲開釁生事而崔文敏亦云人多言越任術不足數及脩泰陵實錄然後知其塞上功甚偉然則當日忌者之口固不少而傳聞未可盡信其不可與汝言輩同日論甚明源非欲以附中官爲越諱蓋附中官之罪小捍患禦侮之功大應與楊善王驥同科不應與汝言鉞縉同類而作史者第據事直書使其功罪互見不必深文過誣旣不沒其功使人知勸又不隱其罪使人知懲庶春秋之義合而大服其心且使天下後世無異同之論於戲尹旻通宦官得尙書潛附汪直遂項忠未嘗不與王翺李秉同傳以威甯蓋世

雄略殊勛偉烈過旻遠甚豈不可為扼膺長歎而深惜乎詩曰釆葑釆菲無以下體亦取節焉可矣

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韓林兒非名林林兒兩字一音北人土語牧豎小字猶漢之劉盆子也顧盆子實漢宗室林兒賊子豈眞趙氏後乎明太祖初起依郭子興非由韓氏子興卒勢孤乃用其年號受其官假其聲援猶唐高祖稱臣借兵突厥與項羽之於義帝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不可同日語明甚乃足下則以瓜步之說而加以弒君之罪夫綱目於篡弒嚴矣乃光武親北面更始司隸校尉大司馬更始授之徇河北更始命之蕭王更始封之河北定與更始貳而綱目未嘗書以叛更始未亡即帝位綱目未嘗書以僭且赤眉初降更始樊崇頓首稱臣受爵後更倡辭立盆子殺更始而綱目亦

未嘗書以弑蓋元與盆子亂等耳不足以言君臣而光武誕膺天命正位號烏得反以更始為正統而責光武以君臣之義此紫陽揆之天理折衷於春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假令足下操筆則光武在所必誅而唐太宗之滅突厥竟等之嬴秦之滅周矣可乎不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魯桓親弑其兄而奪之位乃隱之弑也書曰公薨桓之立也書曰即位不聞直書以弑君蓋孔子魯人諱國惡義固應爾足下家於先朝有世職尊先人孝廉公大節高風卓卓垂不朽而足下昆季又皆自託於阜羽所南之流即遇魯桓亦當遵法孔子且夫滁和諸州太祖地也采石太平之戰太祖力也克集慶太祖功也韓林兒曷嘗豪末有所與而天命歸之人心向之豪傑服之救民水火開三百年丕基續邁湯武功存萬世顧欲奉一未成事

之賊子收豎爲正統與太祖正君臣之分而捜取莫須有之說顯然大書比太祖於劉裕蕭道成而自以爲實錄所不載者吾能知之而直書之是無論非天下後世人心之公凡有血氣稍知大義者莫不操筆而議其後即足下異日見先人於地下孝廉公以足下此舉爲安乎抑不以爲安乎苟不以爲安而足下其將何詞以對也

與友人論史書

辱示史以紀事欲其實是矣雖然實而不文陋矣又欲其詳詳而不簡嗚呼累矣僕嘗謂史斷當規摹左馬或曰烏乎爲左馬亦漢書耳請言漢書如霍光傳非其得意筆乎大綱在輔幼主詳者不過廢昌邑一事前所敘則上官桀爭權酖王忽增符璽郎秩三事自誅桀至昭帝崩則概以二語括之曰百姓充實四裔賓服後敘者則立宣帝一事

而又以一語括之曰光秉政前後二十年於是遂敘其卒及其敗無多事矣以二十年之大司馬大將軍事何可勝數而所敘止此古人詳略之法可知矣禹奠高山大川禹所以治水徐之山不止蒙羽荆楊之水不止江漢彭蠡震澤亦明矣而所奠止此他則禹貢所不載且夫傳者傳也但敘其生平一二大事其人已傳而雜敘其間瑣事點染映帶或夾入他人事橫峯崩岩斷崖絕壑鳥道空曲聯絡司馬氏網羅數千年軼事猶得曰世遠言湮不可得而詳班氏去光僅百餘年且本朝事豈遂無可考據後人失此準繩斤斤然不敢軼一事於傳之中又不敢出一筆於其生平之外是行狀非傳也宋元史行狀尤庸陋者而奉為矩矱可乎世有言似中庸實足誤天下後世者莫過文章隨世代變遷之說世風之變固矣顧變之者誰乎人爾變而

下人爲之變而上人獨不可爲乎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僕則曰人皆可以爲左馬然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世人徒知仰近代鼻息不肯卓然取法乎上原非其才之罪顧欲歸咎世運假令世運降不復得古之才愈降愈下則宋元後更千數百年文字且變爲侏㒧而六朝不必有范曄唐宋不必有韓愈歐陽脩矣然此牵庸人之論無足辯乃或講蘭臺遺法而又多失之拘如謂事必類敘不可類敘者乃留之後爲追敘夫追敘最古人跳脫法或前或後或中無不可者而類敘中有虛敘帶敘法有總敘法追敘外有補敘法要在審其勢置之得當而以簡馭繁鍊氣使一貫非必沾沾各從其類逐事實寫如漢賦體而後謂之類敘也葢嘗辟之兵法揚旗鳴鼓而或爲虛邱阜山林草莽寂然無人而或爲實或減竈或增

竈俱以勝火牛或以勝或以敗總之天下事無死法規矩方員之至得一規矩而方員千形萬狀俱可變化生心若奉規矩所制之物爲規矩而欲以盡天下之方員難矣僕於史學憒然未睹藩籬特於左馬有一得之愚以爲文非時運所能限故謂晉書南北史八書之詞纖語儷亦猶今之欲倣宋元不知變而取法乎上漢書猶存左馬之遺而合傳法壞後遂不復講夫兩人三人或十數許人合一傳參伍滌回牽帶情文何限乃徒以傳短長爲卷卷所合括以贊而人自爲傳合而不合何所取哉且左馬敘一人而牽帶者常數人蓋其人生平可傳者止此一事或一言則附見其事其言而其人已見不必一一爲之傳又或彼此傳中互見而不必決詳於本傳皆古人簡而詳手法高絕處至於褒貶無事加之詞爲毀譽第核實直書傳其神寫

其心而褒貶自見五刑之屬律也而以準皆各其及即若八虛字爲之毋則褒貶之法從可見矣今既不能上追左馬亦當規摹蘭臺乃并范之雅練陳之簡淨歐陽之擬龍門概置勿道以爲馬班後不復有馬班歐陽後不復有歐陽問之則曰非我不欲爲也世也或曰史以紀事近代事煩不可以古昔比也或又曰文各有取不必是古而非今也究其意不過欲以宋元史爲法而舍宋元史似更無可託以著筆者於戲是或一道歟僕愚竊未見其可也

洮莊岸曰詳略是文章變化是史家手眼知此法者可以讀書可以作史或庵眞一代良史才眞千古讀書種子

與友人論侯朝宗文書

僕最愛朝宗文有流水行雲之致而深不服其入門必由八家之說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吾誠能取法先秦西

漢何患不與八家並驅爭先若但取法八家不過寄八家籬下而謂舍八家卽無門可入則當日八家爲文更何自入邪兵家有奇正之術正有定奇無定而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則正亦無定駿馬超光絶影山阪谿澗騰踔如平地蹤跡終未能泯神龍瞬息變滅孰尋其蹤跡所在乎朝宗曰先秦之文如泰華三峰直與天接自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而如李夢陽者所謂蹶其趾者也夫泰華雖高固非若天之不可階而升苟得其徑雖巉巖傾仄逶迤窅窱磨胸捫石未始不可以窮幽造極夢陽何足以語此且僕豈以千里馬不足乘必欲豢龍馭之乎蓋文章不外用意與筆意高則筆有建瓴之勢筆奇則莫測其意所在總之有卓絶不磨之識議而亂峰橫側烟雲猥籍斯爲善矣宋文靡弱能正不能奇能整不能亂能肥不能瘦校唐人已遠

不逮何況先秦西漢朝宗在震川遵巖之上而意多偏又初沿沒六朝後擬八家入門不高故其論如此嗚呼文章升降謂氣運使然庸人之論也昌黎何人乎吾子勉之矣

與王吏部書

源客江淮有年落拓無狀王公貴人從未敢以姓字通乃或以德業經術顯與文字相推重者亦不欲自棄而羈旅窮巷又以見聞不廣大無由得多賢士大夫而交之是以鬱鬱窮處至今戊午遇執事客於秦郵得備聞閣下好學負經濟才喜交天下士既又讀進取之作指陳洞庭南北形勢攻守緩急分合之方於是慨然歎執事不特今人罕儔即古人中亦不多得而天下未嘗無人也源嘗謂古今有致治之才有戡亂之才二者恒不可得兼而國家往往以二者之盛衰爲安危强弱然當承平無事戡亂之才多

無用而盜賊外侮非常之變作又或非致治者所能辦所以宋之理學正直名臣過於漢唐而禁暴誅亂則以韓范之才不能制元昊之猖獗陵夷以至靖康終其世而莫能以自振總之文事武備原自異用士大夫旣置武事不講憒然不知兵法何物一遇軍興當大敵即束手莫知所錯無怪也源鹿鹿無所短長獨喜談兵考形勢著有輿圖指掌兵法要略固皆書生閉戶之言然於孫武暨武侯八陣之法竊妄謂管窺其一二嘗以謂兵法與地形相表裏陳法與戰法爲體用未有不知地形而知兵法者未有不知陳法而知戰法者乃遇世之老於行伍者質之其言類皆野戰之事而大作則謂形勢審而後攻戰得宜地理明而後布置有法又其布置詳密首尾擊應一皆八陳奇正相生之法於戲人才不易得源嘗讀史見古奇偉非常人輒

恨生不與同時不得上下其議論乃當吾世而有雄才偉抱如執事是李伯紀陳同甫再生於今然羈窮下士相隔數千里何由置身於其人之側而質其胸中所欲言於是借執事不登祭風臺事爲文以獻頗聞不爲執事所鄙棄而執事班師過泰郵乘風徑發又不得一見輝光夫以寤寐千數百年以上不得見之人竟與之同時又得以文字道其意致其款曲且於數千里外一旦過其門不可謂非幸乃復交臂而失之是深幸之中又有其不幸豈不可爲扼腕而深惜乎乃今者以省墓還京不敢造次勤起居且曳裾干謁源志不肯爲才不能爲然以敬慕執事之至耿耿之私不容已故不避形迹之嫌而竟以姓名通更自白其區區如此唯執事鑒其誠恕其愚而垂青采擇焉

馮文子曰浩瀚流轉精彩百倍長弓大劒之文豈毛錐所能爲乎總之古人爲文各有一種本領得力處崑繩

兵法最精每遇談兵文字輙爾煥發此眞本領所在也

與黃自先書

源幼讀先儒識見爲先之說竊疑器量操守顧不重獨先識見何哉後始悟器不大守不堅皆識不遠耳由是觀之脩己治人何一不以識見爲先以機警當之誤矣班彪論漢高帝知人善任使未有不知人乃善任使者知人之難不在君子小人在眞僞冰炭白黑易辨耳紫奪朱鄭聲亂雅樂聖人深疾痛惡以爲賊且夫聖人無盡斥小人獨用君子之事第知其爲小人用之與誤以爲君子用之利害相懸絶矣然則僞之亂眞乃天下治亂所關而鑒別之識非君子所首務乎弟知交中短長各見求其恢宏潔白推赤誠可爲士所依歸負眞才可以實任天下事如吾兄者寥寥不可多見近讀黔中雜記益見學識之進盱江雖不

足大展驥足亦可小試行道之端第恐求士之心切而士雜進於前者不能無亂眞之虞吾兄深識遠鑒當必有以處此源白

兄沒公曰張浚趙鼎誤以秦檜爲君子而用之遂遺害於家國識見顧不重乎然以光武之明而失之龐萌以孔明之智而失之馬謖知人亦豈可易言篇中謂辨別眞僞識見之要而所以擴充其識見者又必有在矣洪去蕪曰自先泛愛容衆有牢籠一世之槩其氣甚大然不可罔而可欺固君子常情崑繩知其可與言而與之言亦知人之一端歟

閻百詩曰文最矯健轉折處獨往獨來所謂天馬行空者乎

與湯西厓書

源頓首相別八九月不得一聞近況文子歸附書通意未審見否也石林罷官聞者多惋惜歎憤弟獨不然丈夫建功名耳功在社稷生民謂之功名垂千百世不泯謂之名布衣可以建功名宰相無能不過富貴今所謂功名率以

富貴當之陋矣然君子豈特區區欲成一己之名而無所利益於天下名成而功不就終君子之恨石林何恨哉今旅次歷亭未遂爲歸計易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顧弟幼與爲草閒握手故交義不忍其去國裴回荒沙斷草驚飈朔雪形影獨弔乃躡屩以從朱亥所謂公子有急乃報命之秋獨是魏其失勢諸賓客皆引去唯灌將軍獨不失不可謂非天下義士然不能相勉以學道謙讓進退存亡不失其正顧沾沾引繩批根交通列侯宗室豪傑爲名高致東朝廷之禍而莫之救豈非不學無術所致詩曰樂彼之園園有樹檀其下惟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石林自寓鄭口竟日坐老藤書屋足不窺戶外讀書考古益肆力詩古文而與弟上下其議論六經疑義史氏之得失天下治亂安危之本有明門戶之禍學術邪正方域形勢要害蠻天

嶂海山水之奇麗旁引博辯縱橫宇宙數千百年億萬端而靡有涯涘嘗秉燭至四五鼓呼酒不至僮子或倚柱伏酒壚而鼾霜月照庭戸萬籟闃寂而吾兩人方抵掌拍案高談不輟斯時不復知有天地安知窮愁得喪乃矯首數千里外悲從中來相與搤腕歎息而不能已則以不得與吾西厓共之也嗚呼自古公卿貴人失勢往往爲翟公之署然當其盛時不過奔走士以虛聲趨天下以利而不必以君子爲可好小人爲可惡豪傑之士足賴而庸人無足倚玉石雜糅君子豪傑旣不屑出於其門所與游者非小人卽庸人耳一日有變卽渙然若漂萍之遇風而不相屬曷足怪也弟嘗謂西厓才華旣足絕世而爲人仗節守義不得徒以文士目之石林與西厓交固非世之公卿貴人比則西厓不憚川途廣阻跋履慰藉於荒遐逆旅者不待

再計且樂天知命不易言而我輩與石林相砥礪者亦必有道今石林又特走急足相邀爲數月林泉之伴西厓甯肯以事免乎跂予望之跂予望之

復陸紫宸書

枉顧寒氣總至病不得以時報更辱惠書推許之太過喜且愧敢不白其愚源惷昧無足數有志鬱鬱不自聊不得已爲文非欲以文章見者顧其文與世所謂文人者不類來教謂文以至性爲骨元氣爲輔無至性優人之啼笑無元氣土木之衣冠何其言之實獲我心也源嘗以謂文人者士之賊士不必爲文人以文人稱不失爲君子葢無幾而禍朝廷流毒人心風俗者古今來殆不可勝數行誼者士之本廉恥者士之防才略者士之用文人則曰天下獨有文耳吾文矣孰有出吾右者志卑識陋目天下之大不

趨不辭毀身辱名不顧干進嗜利固寵之外無經濟而一遇變故視君父敝屣矣且夫明季有君無臣之說源竊以爲不然熊芝岡奇才偉略以孤立殺其身孫高陽身係安危杜門不出者十餘載盧九台孫白谷力戰殺賊而或從吏議總之人才之衰率由門戶門戶之禍率起文人彼以爲吾之身不可一日不貴顯又不可一日試天下之利害旣不肯身試天下之利害又不可不以空言校是非論長短以明吾之敢言而負大略天下人之功名不可一日出於吾之上而吾之黨則不可以不使根連蟠踞於朝是故有用之才排之惟恐不力誤國惟恐不至君父危亡非所恤社稷邱墟非所計乃者爲文章盛其羽翼播之四方傳之後日以至國亡君死身爲亂賊而大聲疾呼盛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罪又或逃之空門支離悠謬以爲高是皆

鄉里小兒所羞稱而世猶或推而奉之曰某先生文人也
見其子孫不啻忠臣孝子之後而其子孫亦靦焉自負曰
我文人之後是亦文人也嗚呼士風之陋如此仁人豪傑
有志當世之務者可不發憤歎息深疾痛絕以爲世道人
心之慮哉源生平服膺者惟易堂魏叔子先生丁巳謁先
生邗上一見未他語輒曰有東南第一人子願識乎問之
顧景范也時坐上客甚衆一面別去後讀其方輿紀要乃
知景范眞奇才恨與交未深君子窮視其所與吾子旣與
同里稱莫逆卽吾子可知而豁達露胸臆議論卓卓不羣
此眞源所願交者便以源與景范先生相上下又吾子之
過矣華鳳超先生理學節義久所仰慕大作凜然有生氣
眞所謂至性爲骨者源亦當附一言年譜末爲榮源生平
爲文論兵者居多而表彰節烈亦不揣固陋妄以爲己任

然竊以文章之體本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託始於奇偶而創於典謨其後聱險於殷盤周誥發皇於詩禮練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橫變化於考工左氏傳公穀莊騷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宕逸雄肆於賈誼鼂錯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於唐宋韓歐諸大家道非文無以載事非文不傳而使人得之如藥之可以療病如麻絲穀粟可以溫可以飽如水沃焦而火可禦寒也其體用蓋如此世所謂文人於此道誠不知何如源則茫乎未有得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源之文亦源之筌蹄也云爾吾子即有以知其不足以語此矣稍愈即趨教源頓首

梁質人曰借論文而痛罵文人之禰筆如干將莫邪應手靡碎興亡之故瞭然讀之三歎而前後論文多發人所未發文人自有眞也以所謂士之賊者當之豈不誤哉

與周生書

足下負英邁之資倜儻不羈每以氣高天下此固足下之大過乎人而僕重與足下游者然僕聞忍天下之小忿者始可以成大功忍大辱者始可以雪天下之大恥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黃石公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自古未有寬柔容衆而不成卞躁狹隘而不敗者也今夫人貧賤不得志而無傑然不可奪之氣必不能砥節礪行以自立故田子方不爲子擊下車醴酒不設穆生去楚第剛柔之道各有所用柔不能剛委靡取敗剛不能柔輕發僨事然僕歷觀往古以柔敗者恒少而剛以僨事恒多葢柔則不犯人之忌而甯靜可以得事宜忿懥一生利害顯然不暇顧輕重緩急舉失其當小則激變亡身大則詒害於君親而禍天下在足下

豈不以窮居獨守甯失之傲毋失之卑與其屈巳見輕易若與人以不可犯嗟乎韓信跨下登壇灌夫以罵坐致族張耳躡陳餘使受笞而兩人之優劣分陸遜忍辱負重而破强敵夫含垢忍恥以干利附勢有死不可爲隱忍以成功名乃豪傑之所重足下以大過人之才而不能無憾於此此僕所以惓惓不能巳也僕賦性迂直稍遇非禮輒忿然見於詞色不能忍竊謬負當世之志雖饑寒迫於身每自謂成功名如反掌乃今年幾三十落落無所就屈沮遏抑壯志幾消歇然亦幸而不遇得以閱歷之餘動心忍性使早曆世故其不以性之所偏致亡身以誤天下者幾希矣衛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推此意也安往而不可忍涉水既溺而後思利檣楫踰險輸載而後堅其管轄雖痛悔於將來巳無救於既往太公曰見

善而怠知非而處道之所止也柔而靜強而弱忍而剛道之所起也明乎此豈特防其失敗已哉以之宰天下可矣

與張天中書

九月十一日源白近客淮益見吾兄友誼篤摯樂善不倦弟交遊中蓋寡與吾兄交十餘年常待今日方知所以然者人情未能久而不變屈子謂蘭芷變而不芳蓀蕙化而爲茅者不知其幾足下年半百而不變終不變也已弟以猾儈無所陸沈於俗終歲忽忽昧昧喪其故吾鄉居二旬讀書暇或裹回阡陌臨流蔭高樹或偃仰場圃上放眼四望天高氣清浩然自樂夜則挑燈漏三下不寐牛歌樵唱風聲犬吠俱有會心安能得此間一容膝地爲數年計也乃者得與補公定交遊爲不虛其人忼爽推赤心相與有古豪傑風但志不廣不能造大此亦風氣所囿責在朋友

吾兄與砥礪交勉卓然以天下第一流自處毋沮譽毋盡光輝日新則聖賢何難至嗚呼不經鍛鍊不知金之精不遇犀兕不知太阿之利而太阿之利固以鍛鍊得之也士負大志不遭困阨磨歷九死之餘而侈口談天下事皆妄也吾兄旣持不變之操學問思過半矣唯益勉之源白

答外舅李涵生先生書

辱惠書悉近況惘然不懌久之然始雖慼以憤終則浩然解也天雖無禍善福淫之理亦無必能福善禍淫之權天運有盛衰則氣有邪正而君子小人之禍福各以其類應正氣盛君子福小人禍邪氣盛反是是禍福各因其氣運之消長而自取之天亦烏能操其權哉冬思溫夏思涼情也有人於此夏裘而冬葛而欲夏之涼冬之溫得乎故君子道消而必欲爲君子則憂危險難皆分所應得若初未

嘗有非常之禍不過拂亂所爲貧窮抑鬱不得志則固天之私眷君子怵倖之不暇而又何怨焉然使君子苟去其不忍之心稍行不屑爲之事或可以立致豐亨而邀榮寵乃君了斷然不肯倔强傲睨與氣運爭衡雖氣運之窮賴君子不息而君子則已苦矣嗚呼欲窮則窮欲通則通惟自審所處而憂傷沮抑何爲也

復蔡靜子書

與吾兄別十四五年人事益變出意外頃晤洪都見吾兄已老文益高而境益潦倒憮然自念先父兄相繼逝者舊百無一二存郎源等輩亦大半淪歿欲與君執手呼天痛哭恐流俗驚駭遏抑久之又聞令子叔謙臥疾甚殆方勉圖錙銖用佐蔘朮而駕已返乃者得手書知哲人不禄驚悼欲絕而讀其遺文痛惜歎恨不禁涕淚交橫匀庭先生

云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俟吾身之可死以叔謙之志氣才力徧游四方而交其豪傑固我輩所可託以俟其身之死而無憾者乃竟先我輩而死是我輩之可以死者安在而且日見銷磨以就於死則能無憾於死者幾何而能不惕然以悲哉天之權能生死人人之權能治亂天地治之者愛之亂之者惡之情也顧於所當惡者富貴之利益之禍難弭之疾癘除之唯恐其不壽而於所當愛者困之災之阨之多方杌之唯恐其稍稍得志而不置之死地不已豈天之情果與人殊乎眞不可解也憶乙丑在都門與喬梓聚首時叔謙尚少源深嘉其志氣不凡然亦未知其留心兵法與今之所造如此夫高節篤行狹聞博學蓋亦有人若負經濟之才確然可見諸實用而不失之迂不流於偽者源之愚實未之見況世風日下後進卓然不爲流

俗所移者千百中又豈一得叔謙既以氣節文章繼兄之學又負有用之才以待用是千百不一得之才乃竟得之而復失之則凡有心世道之君子孰不爲之摧心灑泣況父子之親更何以爲情乎然子夏喪子喪明曾子責之韓退之爲詩以釋東野之悲而使之安於命昔賢遭此變者固自有道況叔謙文雖不多自堪附乃翁不朽而吾兄又諄諄命源爲文以表其生平而傳於後源之文固無足以傳乃胸中隱痛實不能已於言則源之文且借叔謙以傳而叔謙之傳又何疑也但恨源數千里來此不得與之一面遽死又源於兵法略有管窺之見恨天下無一人足語而留心如叔謙復不得與之講究其旨而暢明之惜哉惜哉或傳或誌即欲命筆以報老友而慰死者之靈俗擾兼使者行促未能就稍暇即脫稿付之寓主奉寄斷斷不負

所託也不盡

姚君山曰纏綿惋摯有無限深情固不僅爲一人發也

與梅耦長書

宣城自古稱人文之鄉而君家尤盛山川所鍾歟運會然歟且先生與今之所謂名士者不同傳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本之義大矣今人難言之何謂本樸是也何謂樸酒之元席之稾秸是也極夫三酒五齊之美無以尚夫明水極夫黼黻莞簟之華無以尚夫䟽布稾鞂故老氏貴無名之樸而人與文皆以樸爲貴先生其人文之樸者歟何其詩文翰藝重一時而望其貌則莊莊乎厚以醇與之交則油油然忠信和平而一無疵也春夏間源留貫邑不過三日而情親意洽較在都門有加亦有以見其本然者不同耳風雨河干判袂

心惘惘數日思譙集淸談怨如夢寐賦贈詩二章志感銜
南先生今之祥麟碩果也源恨相見之殘又恨不得盡出
其胸中所欲言并文字中一得之見與上下其議論源自
幼奉教先君子及業師梁鴻林先生所從游莫非耆舊深
雄魁博之士數十年來銷磨無一存源又以不得巳出而
應世目不見道民耳不聞古道久矣乃今復於宣城見之
如文章之觀卦象詩之讀三百篇其爲欣快何如而又何
能不愴然太息以悲邪亦得詩四章贈之俱託借柳轉致
源於六月抵洪都細訪江右人文大不及曩時自易堂諸
君子歿湯惕庵謝秋水諸先生相繼謝世後起者率多浮
沈獨蔡靜子梁質人古文可稱後勁而先生所云八大山
人者則求而得之果高人也其翰藝大非時俗比但赤貧
以書畫爲生活不得不與當事交亦微憾耳凡愚之言所

謂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非先生孰與之道哉

方葆羽曰論人文以樸爲貴眞探本之言華易而樸難樸非無華乃華之至也得此中之妙者亦寡矣非知音孰與言哉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後學管繩萊編訂

書

與戴田有書

別又經年所謀無一得就區區得失何足云但境益窘累益重年益老大立功立言之志弗獲伸而蹉跎拂鬱德亦因之弗進豈不大可憂乎卜築青溪之願懷之二十餘年訖於無成源與君阨於人困於時與命者可知矣乃不意重以相累又因奸奴譸張之說致令吾子與弟有違言遂使平日忌嫉我輩好雌黃喜議論者緣飾莫須有之說盛播都下狺狺然陽爲仗義之公論而陰以快其誹俊疑傑不樂成人之美之私心於是賢者不能不爲之惑卽知源者亦不能爲源辯一辭源縱自白其區區於二三知己之

前固不能家喻而戸曉也嗚呼豈不誣哉古之君子其合也以義其交也以信其久而益密也以志氣之同其聞流言而不信也以知之深而信之篤且夫一見其人即定其終身之所造就而弗爽豪傑韜藏斂抑與矯情厚貌之奸雄舉世莫辨其賢奸而能昭然獨燭其隱是謂知人之難若賢不肖初非有所甚深難知而相與又非一朝一夕乃或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深且篤是知人之明有未足甯得謂人之難知而知人之不易乎源生平落落所稱同志之友如吾子者不過數人今已大半凋喪每用痛心疾首傷吾道之孤則吾兩人宜何如親信何如倚重乃卜居一事其爲我謀者何心我兩人相期許夙昔之相知者又何心顧讒言不能察遂疑源之忍於相負等於世俗不肖者之所爲則所以知我者安在乎且不肖之蹤跡顯然衆知共

賭初非曖昧不明可爲飾辭以欺人者故人之子劉福過蔣湘帆與不肖周旋訖今凡誣蠛之言一一可質而白不待源之譊譊置辯也客歲託孝儀通融相濟其回札云吾子再三不受固已知其釋然於衷靈皐來接翰示益見素懷坦白如故而猶復縷陳若此者以源被謗既深非君之言莫能雪未審吾子果如浮雲之復歸於寥廓之天乎抑尚不能無介蔕焉而一聽人之大毁其生平也今春鎩羽生計茫然而婚葬迫急相待如肩重負走荆榛嶮巇無尺箠之仗蟻子之援沓冥不知所歸宿而日且沒途且窮幾何其不顛仆以死也聞吾子有於越衡文之席卽未能大有所益或可粗衍目前亦未至於甚窘但不知閉戶著書之志何日就耳言之憮然靈皐歸草此通意奸奴之狀應自悉之不足汙行墨也唯鑒察不宣

方靈皋曰田有與或庵交最深忌者莫能間也而人之忌或庵者又且比比及田有偶爲流言所惑於是蜚語四播幾令兩人不得全其交田有已辨其誣與或庵相好如初而言者猶不息殊可歎也昌黎謂士生今日而欲道德名譽之彰難矣此書拔遷胸臆可爲交友之鑒而謗者聞之亦應退然自返所謂不惡而嚴也

與朱字綠書

秦游得與吾子訂交幸甚源所重在品之眞肝腸潔白才華其餘耳況吾子才華又過出時輩者哉顧訂交友友也者取其益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才敢以無益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焉而吾子試擇之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善無惡之非此從來闢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眞也言不顧行者僞

也眞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
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墦閒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
緒論狺狺焉詈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
子許之乎彼朱陸各行其是以脩身而明聖人之道狂爾
狷爾皆眞儒也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過不及而論其得
則皆聖人之一體烏得是此非彼立門戸於其閒若水火
之不可以並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
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内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
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
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
則尊程朱卽程朱之賊尊陸王卽陸王之賊僞耳況夫言
欺世而非之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
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於朝不能止一識者譏

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漸沮無以荅又

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焉久之其夫死約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嗚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夫太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失爲聖人假令盜跖附伯夷以爲名尊伯夷以爲聖代伯夷詆太公而自以爲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而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阨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於事於物未見其確然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爲然也況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婦之言吾奉之不異於聖人況上焉者乎子以無善無惡爲虛耶無聲無臭虛也哉太

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稱稱耶孰爲愛孰爲敬乎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别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别之爲東有夜而後别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卽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焉嫉焉爭焉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哉顧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卽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輿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者火蘊於木石之中陰陽嘘吸涵濡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

當其未形與初形之濡濡者且上烝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卽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眞是眞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宜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說膠錮束縛老死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並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不善之情則置而不論矣况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食我之徒者則有善無惡實不可以槪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告子諸人紛

紛之辯不容已卽門弟子亦不能深服而不疑使孔子出而譬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性之說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爲然嗚乎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其命於天爲帝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上智也純乎人心者下愚也近者雜焉雖多寡不齊而道心自能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而擴充之

以造其極卽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卽物窮理遂可目爲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也至物可以爲文乎物非事也卽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爲文噫亦勞矣般盤周誥未若是也卽謂古文或有之而大學之文原非般盤周誥之體夫豈說之所可通者哉總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深造自得而垂諸訓豈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儒以立說而

淪於虛寂之蔽學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無善無惡爲非豈不悖哉中孚先生之書源未之見不知其言果當與否第就吾子之言而呈其區區之見如此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僞而品陋識暗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爲風氣亦何足與深辨顧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爲風氣所移是何可不一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爲孟子歿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見聖人之體而不能全其用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有餘戡天下大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則忠武而外舍文

成可再得乎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勛名未嘗盡其用之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欷歔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謗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詈之者何以至此極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庭朋友之間砥名節力行無僞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即不尊陸王而尊程朱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焉以闢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行作僞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絶去依傍雷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爲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源頓首謹白

與李中孚先生書

源頓首頓首中孚先生足下竊聞先生抱道卻徵聘不仕

躬脩積學不求名而名滿天下初非有所矯飾為大言高
自標植以獵取之者此當代之眞儒源仰望之久矣顧恨
陸沈於俗不能躡屩千里從游頃以事入關中竊冀得一
拜牀下慰夙昔慕樂德義之思領緒論以自證其所學與
南豐梁質人吳張采舒約偕造里門既秣馬束行李將就
道矣忽以急務東歸不果中途鬱鬱回首華岳三峰渺焉
天末因歎天下無事不僞而理學尤甚今所號爲儒者類
皆言僞行汚不足起人意閒有一二眞儒如先生者又生
不同里川途阻曠無由親炙其訓迪乃不遠數千里跋涉
入其鄉去其里咫尺又不獲一見其人而歸豈非所遇之
不幸乎然古之人生百世上頌讀其詩書尚可與之友況
生當吾世而應求之感精氣冥結何必沾沾一謀面而後
快前留揭刻一冊於質人處託其寄正茲又自白其嚮往

之誠并一二管窺之見於左右唯先生教之源生平最服
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則因時
以制變征誅之變揖讓時耳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所
以禁奸而禦暴者必不肯泥三代之成規持迂闊之腐論
晉之清言宋之理學爲奸雄竊笑久矣蓋宋儒之學能使
小人肆行其凶而無所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
然以有爲故使程朱遭宸濠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
而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負異志旣久擁衆二十萬
一旦竊發順流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是豈徒
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辨乃今之謗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
不屑也其學術爲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
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闒無能爲之醜尊程朱以見己之學
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外

以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祇自成其爲無忌憚之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汲公同受業粲鶴林先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不羈苦拘束不樂爲兄責之源曰予一爲道學則僞矣眞豪傑不亦可乎何必假道學源第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耻以勵名節兄瞿然白之師師笑而置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愚見合故生平議論閒竊易堂緒餘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偉人奇士爾交之乃卒歸於無用今父兄皆沒源且浮沈於世未知所税駕苟得大賢焉爲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僞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爲虛言以欺天下而盜名者悉焚其

書而實之法明先王之道教天下不言而躬行卿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摯慤果毅敦篤乎倫常而講求經濟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惡習反風俗於淳朴則三代庶可復乎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焉否也外有與朱字綠書五鎮圖誌序二首并錄呈正伏望指示其昧暗謬戾而進之以高明則千里猶同堂矣聞富平李天生先生三秦豪傑惜未大用而沒又聞太白有李雪木先生者亦高隱留心經世之學晤時幸以愚言質之源白

與張生書

古之傳人或以行誼或以文章事功要必得其眞者而後傳以足下氣骨兼擅潘陸才華再加以山川友朋之助其足以顯當時而傳於後何疑乎別時深以華岳偕遊未果爲恨張釆舒相送至華陰幸一窺其麓從張超谷入谷水

自澗中噴薄出聲潺潺仰視劍峯插天縣崖上罔深秀蔚雄傑幽杳嵐氣森森沁肌骨路絕從澗中左右盤陟水穿石砰磅高下或躡石子或從隙中過初猶乘騎三里許騎不能行徒步杖策上峯勢巉巖競起壁削不知其幾百尺處處垂瀑如練峯趾怪石互吞嚙如犬牙四面峭舉若無來去路每轉一曲別劃一天至五里關北望豁然中開渭水橫陳渭北莽莽蒼蒼關內數折益險溜絕壁上一洞如門下有石室希夷峽也水至此略匯一長石突水中如榻予臥憩其上側觀懸流如纓絡峯末缺處露蓮花西峯頂矗雲際禾舒曰是殆如王右軍書法少陵詩無美不備者弟笑曰如此文字豈六朝人所能爲初與禾舒期至青柯坪既而聞其地無居人日且暮遂反山之奇詭險絕處未見其藩垣已足爲平生大觀其規模自不同也途中觀前

人華山諸記無一佳者王履許字遠庸俗不足觀李攀龍
鍊句爲工范守己序次詳核要皆不足擬山靈豪末總之
此種文字非如庖丁目無全牛將華山顛播反側擎諸掌
上將從何處下筆邪吾兄若一游華岳而歸其詩詞清麗
瑋妙當必如蘇長公海外文章更不同矣署中諸友天章
自是詩家老手字綠𦚟膈氷雪瑩皎詩超然不凡質人文
章經濟淵源易堂皆足下益友未審何日與諸人同鼓登
岳之興如果當於岩壑勝境揮觴聯詠之時爲我虛一席
於松間石上弟將從華胥道上驢背行吟躡蒼龍踏日月
而至斷斷不得忘我獨賞耳十三經石刻想已爲我束之
篋中其餘補搨諸種萬望一一見寄字綠所示鐘銘絕佳
亦搨二三十紙見贈須連四紙淡墨爲妙途中爲諸友所
作文字一冊呈正幸分予之餘詳別楮不盡

楊耕夫曰紀華山一段是劉道
元手法所謂目無全牛者也

與吳商志書

崇禎遺錄所載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用沈自彰張法孔并刑選君事乃先君侍朝所目睹者云是日常朝禮畢駕不退羣臣異之良久詔吏部吏科官諭云原任太常寺少卿沈自彰太僕寺少卿張法孔淸名久著才堪任用著自彰以原官掌吏部文選司事法孔以原官掌兵部職方司事袖出紙花一擲下紙花者片紙即書聖諭云云也部科臣退駕仍不動而天顏忽怒少頃又詔刑部刑科錦衣衛官至諭曰吏部文選司吳某招權納賄贓私狼籍著即會官處決復擲下紙花一乃退蓋兩諭出於一時兩事行於一日皆不循常例者此先人殿陛目擊之事非悠悠道路之口烏可與持門戶脩恩怨浪操鉛槧鑿空造謗誣衊忠

良者同日論乎足下所稱選君得禍之由并蜚語讒語孝子慈孫自應爲之力辯與遺錄此事原不相妨葢選君之寃與不寃不係乎此論之有無也若槩指爲誣而以實錄不載爲無據則實錄止於天啓并未有崇禎實錄近脩明史始將十七年朝報搜出摘輯長編以備紀傳唯一二總裁家有副本不但淺見寡聞者未之見即一時文獻亦安能傳而錄之易名實錄而取之以爲據耶且遺錄所載者軼事耳即有實錄唯其所不載者載之方爲遺錄如必事事與之合則烏得爲遺錄而遺錄又何必作乎總之是非眞僞自不容誣天下後世誰可欺者若以一人之私獵取莫須有之事筆之書而傳於世不但喪心賊理爲鬼神所必誅即其說亦何能久行而不爲有識者所駁正哉但誤郎中爲主事此傳寫之訛謹爲改正至於事之確乎不疑

雖不能起先人於地下而質之而先人在時每述當年軼事如此類者聞之熟矣時日情狀歷歷不爽豈其僞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天下萬世之公也亦何嫌何疑之有

與閻百詩書

自乙丑判袂迄今十有二年矣離索之私潦倒之感言何能述老長兄學益富識益高藏之名山自有千秋之業十餘年中曷嘗一日虛度弟則碌碌塵俗所志百無一就父兄相繼而亡睘睘踽踽累愈重愈苦歲月日見消磨志氣日趨衰邁且二三同志凋零過半存者如晨星之在天自顧鳥視獸息殆將與動植同其淹沒可不懼乎總之丈夫旣不能有爲於天下則當脩身潔己著書立說上爲千百世功臣下爲千百世師表但未有棲遲無所衣食無資而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弟之不幸不過欲數椽容膝百畝供

餐足以閉戶而無求便可成其稽誦著述之志乃謀之三十餘年終如河清難俟豈非命邪去蕪相別更久頃來京風雨晨夕聯牀快語者月餘亦近日憂愁中一樂也去蕪極服吾兄博雅精識虛心服善與所謂有腳書廚者不可同日論恨相見之晚而弟來歲斷當南游與去蕪相期為偕隱之計儻得如願則把晤應亦不遠而學業尚有無窮商證或可不負吾兄夙昔期許之意更虛後此之光陰也

與于節侯書

信宿草堂得話平生心事風雨雜遝神鬼夜呼亦二十年來僅見之事天下遺民盡矣足下清強英淑之氣猶見眉宇即其襟履言貌如對海外三神山安期羨門譚劫灰以上事融融然相悅神解別來恍然如痳而瘖不知其相訪在塵寰中也舟中為與國立傳悉閱其家傳始末自不枚

人物固無待文以傳然非文則無以傳而言之不工又不足以傳所以不憚翦裁渲染或詳或略極經營結構之苦要傳其大節之關於興廢而肖其人以止初非有所加損特渲染其情之所未足翦裁其事之宜略而詳之足爲累者但不知其文之果工與未而足傳其人否也喜峯之役應在崇禎九年丙子家傳未嘗紀年而序述似在巳巳之次年非是巳爲正之司禮徇難事巳辨於先君崇禎遺錄中茲但紀其實不復置辨矣湘帆持來尊作顏備傳書後文筆甚古章法綜練入妙此左馬法也而從不予郵典定高奄之罪眞老吏斷獄手高與顏與盧旣有嫌情勢或應爾爾但盧公嘗曰召對平臺不知所陳方略何如而野史所傳與高奄爭辨語乃書生不知兵之說高之持重未爲非也盧公氣䖍知兵恐未必如此果爾則詈高適以張公

短耳乃公既以主戰而敗又謂公之敗由於奄豈公論哉要之戰守各有時宜有必勝之算而後可以戰無必勝之算且宜守己爲主敵爲客客之勢方張唯宜淸野堅壁而出奇以擊其惰歸不應不量彼己不待瑕隙而孟浪以擊其朝銳當日以此致敗者屢矣盧公之明略而亦蹈此轍然乎否乎且謂楊武陵與高奄比而陷公事事齮齕之使必敗援指郡縣吏皆閉門不給餉似皆出於門戶相傾軋之說不可據之以信今而傳後愚嘗以謂事之是非可疑當論其時審其勢度其情而斷之以理則眞僞可以立辨否則近人之是非顚倒者多矣苟據之以爲信天下安得有信史哉卽如耿仲明匹夫耳圖之經年不能克敗軍殺將無慮日大吏之無能爲可知幸而得其佚而諸公慶更生焉乃以其佚爲宦官之罪豈非深文以惡宦官而謝文

臣之責之辭邪足下隱居求志而操董狐之筆綱羅軼事以備史氏之不逮固今日之大幸然事之得於傳聞者多而失實者何限是非褒貶之際豈小哉須詳考以核眞原情以定案使是非昭然君子小人功罪各不相掩則嚴而不刻恕而不縱庶千古之信史耳天下爲公仲尼之志也足下或不以其狂愚而見斥乎

李恕谷曰明季門戶相傾是非毀譽之不足憑者多矣苟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烏能操是是非非之筆或庵深明乎春秋大義而兼以左馬之才一代信史非或庵其誰任哉天之未喪斯文也甯於或庵無厚望乎此文及甖與友人論史諭王威甯諸書俱足見其史才史識

與程偕柳書

源生平無他長唯一實可以自許不敢以一字之虛欺世而世之欲售其欺以相誑者亦竊笑而薄其爲人故今日與源爲心交者蓋無幾頃見吾子雅潔粹亮出肝膈相示

其孝友實也情誼實也才華實也謙謙不自足實也於是心悅神契不禁傾倒於吾子而吾子視源或亦以其悃愊無華而臭味有同然乎但源不幸羈窮廢學不得肆力以求其志每遇佳山水與傑偉高邁通豁之士輒戀戀不忍舍蓋既不得志於時便思築室深山躬耕隴畝與二三良友著書吟嘯以樂餘年而傳於後乃求之數十年不可得故懷安得與吾子歌吟游覽數旬不覺此念鬱勃不能釋及過宣城與令外舅同訪吳街南先生便借飲書帶園中覩其杖履儀範聽其言論恍入桃花源見秦漢以上人物不知身在塵埃中令外舅又述其先人軼行并園之興廢皆二百餘年之事把酒慨然既而驟雨林寒牖昏淹留久之聚甚快但以未得與吾兄握別爲恨溯江西上舟中得奉別四律并贈吳先生與令外舅諸作謹書箋寄正更希

致之六月至豫章主人相望久矣此游欲爲買山之計未知得如願否總之源原非今日之人事事不合時宜恥者時所忌源犯之無欺者亦所忌又犯之不忍與不敢之心尤所忌又犯之天下有不合時宜而不違天者乎時有天有人人所尙而天從之爲合時人所尙而天不從爲違時源今者上違天下違人則其生平所自信而可告無愧於天下者乃其所以見棄於天人而不可追者也顧嘵嘵然曰吾將困而亨也不亦愚乎然君子所謂不怨不尤者亦知其不可而毅然有所不顧得失皆其自取又何怨何尤焉夫以吾子之篤實好學信今人所難然而求富貴利達將別術之操乎抑持此而往乎以源爲鑒不可也不以源爲鑒不可也噫難言哉吳鏡秋佳士也其詩清遠絕塵人亦冲雅以源之落拓不爲其所棄眞吾子之徒與盍歎子

賞識不爽耳返棹若爲新安之游仍當聚首源白

復柯寓匏書

承示三國論謂朱子之帝蜀固當司馬公之帝魏亦未爲失蓋以曹操之迎輔漢獻不爲無功而昭烈亦未有興復之志緣情攷迹亦自有見固不等於雷同附會者之言然是非有可以並存者有必不可以並存者朱子所爭者統耳正統在此不得更屬於彼在彼不得更屬於此此如適庶焉之必不可以並尊而兩大者且統之不正以其簒不論其有功無功統之正以其正統之子孫不論其興復之有志無志以曹丕不爲簒而昭烈非劉氏之裔邪則司馬之說是而朱子謬矣烏得以綱目爲當而不辯其非以丕實簒漢而昭烈實劉氏之子孫則朱子之帝蜀乃不易之理又烏得以帝魏未爲失而更爲之伸其說且夫操與王

莽董卓等耳名爲漢相實漢賊者固不得以功論也宗室諸劉固未有尊奬王室如齊桓晉文者然昭烈崎嶇跋涉屢奮屢躓勢不能有爲而劉表劉焉不過據方州坐觀成敗亦未有挾偪天子盡奪其權歸諸己窮凶極暴攘竊神器如操所爲者大作則比諸劉與昭烈於富室之宗族欺其弱孤而思攫其產比操於力訟而保護之之老僕又比司馬於不咎其僕之訟主族而許其義之君子於戲是不眞以操爲服事殷之文王乎而豈至確之論也源嘗謂三國無所謂蜀者昭烈即位自稱漢耳甯改漢爲蜀乎魏人不肯稱之以漢而以蜀名之陳壽作史因以三國名之假令仍其漢之稱而以三國名可乎即其改漢爲蜀而魏晉不明知其爲漢統之所在乎雖稱之以蜀而列於魏之後乃其不敢以魏竟統乎漢之未絕之統之上不亦昭然可

見乎司馬假魏以紀年躡於壽耳壽尚以三國名而司馬則尊魏而黜漢且以漢之討賊爲入寇何其悖也先生盍觀於武侯隆中之對乎武侯勸昭烈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將將荆州之衆向宛洛親率益州之衆出秦川則漢室可興霸業可成是豈無恢復大志而又豈嘗有帝制自爲之計哉獨曹丕篡位不興問罪之師而與吳戰爲當日失計然而卽位宜也昭烈卽位所以延祖宗之祀也魏不能卽滅此時不卽位是更無卽位之時而漢巳亡也正統之歸昭烈斷斷無疑先生文筆簡淨深沈但所見與愚有未合者故不敢丹黃而抒其一得之愚以求正於左右未知當否伏惟鑒察而詳誨之

孔東塘曰揭出統字直籍羣喙中間辨晰處[illegible]義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綱目羽翼考亭[illegible]古不祧之作擊節快讀匣劒俱鳴

居業堂文集卷八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書　啟

與蔣湘帆書

讀來文其意悉之矣而錯詞未善未敢丹黃若論嘉魚則不可以不辯此僕之言也所謂答書嘉魚爲謬也而僕之言非然也正希乃舉業中岱宗華岳僕豈同於流俗之無目者而妄以爲謬顧文各有長有短有瑜有瑕自古傳文皆然況於時藝正希之精深古健渾闊沈雄力敵歸胡而自開門戶眞所謂豪傑之士也至用意有幽晦處用筆有生硬處乃其文之病固無損於正希然不可不謂之病夫幽晦生硬古文中或有之然奧也古也非病也至時文則斷斷不可用且正希之身分高矣學

之豈可易及旣不能及而但得其聲音笑貌則適得其幽
晦已耳生硬已耳此僕所以深戒人之學之也曩從未見
湘帆時藝前歲自南同舟北來見其二作亭亭獨立絶去
依傍自寫胸臆而章法天然此道中最上一乘也故逢人
極口歎賞後到都門見所作頗有精思逸調然皆不及前
二作以其不能一往入彀且多疵句蹈眼高手生之病久
之知其力學嘉魚方悟受病有自而不自知故不憚苦口
相規固知其膚淺不足聽然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僕與
湘帆何嫌何疑且僕生平婆心赤血胸有所見凡遇可與
言者未有不竭情盡致以相告而又何靳於湘帆然非執
途人而語之亦非憒然無所見而以狂瞽自炫也頗祭尊
意殊不以爲然而有立門戶相競之意則大可笑已顧舉
業一道僕二十年來始略探其中消息確有見於世之卑

者不過敷衍而高者不合準繩求其淺深高下恰在箇中
者實難僕自愧才鈍學薄邈不能逮而見頗及之故往往
衡論他人之文卽不敢謂錙銖弗爽而大略固不失焉湘
帆學力既優且從遊於顏學山之門者有年其卓然成家
足以高視流輩何疑然學問之道無有止境烏可自晝也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烏可以鄙陋之言而忽之也書曰滿
招損謙受益烏可以自是其是而不加審問愼思明辨之
功也仲尼曰無友不如己者總之湘帆未嘗得與勝己者
爲友不過卑論儕俗羣相推許遂以爲在是而恥於下問
誤以前人之病爲美卽以僕之指其病者爲不知其爲美
而護痛不肯屈遂至涉門戶之迹而竟不以爲嫌於戲亦
過矣僕嘗謂學古人者學其用意也用筆也非學其詞華
與聲調也優孟衣冠縱酷肖非識者所貴況病乎大作所

云不可無我者固亦得於僕之鄙論而發之則亦知其不得以模倣爲工而可自反其以前人之病爲美之失矣僕之言又何譏焉僕從來論文湘帆每格格不相入乃僕猶不憚煩而强聒之者以湘帆不可與泛泛之人比也今將遠别不得不再一披陳不過欲以至美相期不欲以誇勝流俗爲貴欲以虛衷求益相勸不欲以滿假自足爲高區區之誠有如皦日唯高明平其心抑其氣而究其受病之處取前人之神骨而不必學其詞調卽學詞調亦當取其美而不當學其病於以力追前人無難爾望之望之

門人阿克敦曰論正希之瑕瑜不相掩眞此道中肯綮世之誤學前人之病而以爲美者多矣斯文其發醒之晨鐘乎不特爲湘帆一人說法也

示及門書

時藝古無此體王荆公創爲之明遂以之取士既立此體

爲取士之具三百年人才殫精畢力於此故其妙有古文所未有者雖然是道也今亡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今之以不觚爲觚者二棄先正矩矱祇近科文是式襲膚辭陋語以悅庸夫之目而希捷獲此俗士也大言欺世以荒經蔑理背棄文義爲大家此近日之名士也俗俗售名名售俗以文名并不以文文尚可言哉古文難在無所倚時文之難在有所倚倚者題也代聖賢爲言也題有脉非古文之自爲脉代言有其神非我之自爲神溢焉過矣略焉缺矣失其貌離矣得其貌嗒焉槁焉失其眞矣偏而無偏駢矣偏而無全神不足矣噫技窮哉有道焉莊周曰官知止而神欲行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此進乎技者也然解牛固在批郤導窾而必先制其死然後能批其郤導其窾苟不扼題要害以刺其肩烏能由我立意而一一與之合故

捡賊者先其王也探驪者取其珠也因形制變者勢也抉其所以然者精也渾成無間者氣也機趣橫生者天也縱橫曲直顛倒而總不離乎箇中者神也化也於戲夜光之珠炤車前後十二乘而其體不過徑寸舞劒器者千夫環射不能入而其步法止於數武神龍變化風雨霾天晦日驅山汨海而其潛也不過尺寸之間此王瞿歸鄧黃陶諸先輩所以巋然為此道宗匠而非羣兒所得議者也然而俗士之言曰吾售已耳售則吾即先輩已耳斥鷃鵬翔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嗟乎蜃沈海底氣昇霏處子窈窕王所妃苟但熟下里巴吟倚門悅市井耳而求其售是優倡之下者也可為人乎病瘋狂呼誕語而愚兒視為神又可以為訓乎且夫成宏正嘉隆萬文氣雖亦與時升降而大體未嘗變啟禎始大變其體而失其舊蓋以易題之貌以

我為文而溢於題之外也逞才氣見學識而無復天然之致渾樸之美也然而大家競起矯矯自立門戶瑰麗光怪窮姸極變可謂極斯文之盛鼎革初尚有流風餘韻其後一變為假先輩靡靡之習入人骨髓於是俗學大行而斯道不可復振韓長洲力追大家以起其衰善矣惜繼起無人終歸於俗近又以矯俗不得其道而流為荒謬求俗學之膚淺陋且不可得是可歎也諸子之從吾學者時藝耳乃僕之立教實以人品心術為本實學為重而文章在其中矣夫富貴貧賤有命而遇合有時諸子切不可惑於人言但恪守僕之規約法脈取之先輩才氣取之啟禎諸大家清新絕俗取之長洲而面貌則託之今日透徹精義無一語之幽深鎔鑄經史左馬八家無一字之險拗沉之則骨堅揚之則氣昌放之則雄闊而無外收之則不出乎

題中觀其外翁張萬稾陵轢古今按其中與題曾不差乎累黍使高者賞其高而卑者亦不至病其高如此而舉業之能事畢矣尚遇盲者而不之售則命也安之已耳苟急科名而從事俗學或襲近科之謬戾即徼一時之倖大魁天下是優倡之徒病狂之子不願其出吾門也戒之戒之

方靈皐曰論制藝者多矣未有如此文之盡致者於此道可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將金針全度與人矣人知或庵古文爲近代第一手豈知其時藝之工與入先民之室乎文字變化莫測全從蒙莊得來

與某公書

某以士之遊於公卿之門者多藹然不復立廉隅動以師弟子相稱莫之愧於是斂抑自退不肯稍有所依附雖未能遁世絶交遊而貴人之庭某之迹亦寡矣竊聞近江湖者易田近都市者易賈習戎馬之埸者易勇遊聖人賢人之門者易仁且夫君子之德業所以可久可大者惟其易

知易從而與之者衆耳其在同人曰同人於野利君子貞傳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然則君子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天下有志之士未有不當以君子爲歸者且夫不涉溟渤不知海若足以雄視夫江湖不遇九方歅不知有千里馬不遇蕭相國則淮陰侯以卒伍終身耳乃當今日而有閣下夫天地之判也初有風雷水火次之山澤又次之而後草木生焉鳥獸育焉最後生人生人而天地之責畢矣何也天地無爲而知能盡付於人則惟默默以遲其日月寒暑而成天平地皆人之所爲而天地無與焉矣故君相之治天下惟在得人聖人維持宇宙亦惟在於成人然則造就人才非以天地爲心而不負於天地生之之心者其孰能乎造就篤行純懿之士而世風不患其不古造就德言體用兼全之士而聖學不患其不明造就魁雄英

異傑特之士而禦亂不患無經濟造就廉惠愛人精能不畏强禦之士而有司不患無吏治造就剛正誠實不撓不欺之士而朝庭不患無直臣造就文學立言之士而文明不患其不盛造就識帝王之要通禮樂之微達古今之變之士而太平不患其不致乃當今日而有閣下今日者天地其生才乎否乎天地所生之才其入閣下之鈞陶而磨礱以成其器乎否乎果爾則其功之及於天下者何窮而流風遺澤之被於後世者又何窮也烏乎某日望之矣

與堉梁仙來書

接堉書展讀知别後頗用愚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譽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爲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爭雄長哉此僕所深望遠期不憚苦口相勸勉者而今果不負其言快何如之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

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悪
勢就下驅駕蛟鼉百怪浩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
有目有本必有榦有支平天下在絜矩而禮樂刑政苟非
有精詳之制則絜矩空言耳兵法在奇正假令部伍不分
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耳文章在理氣使結
構無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
屬耳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
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
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理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
派各持門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然程朱之篤學操脩雖可法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爲陽明
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訾病欲判
其一而宗之旣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

以置身其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天命之說槩不敢道但求德行無虧以經濟文章自見而已乃近有蠡吾李恕谷者名塨庚午孝廉傳其父師之學倡明大學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闢兩家直追孔孟葢格物有眞詮而後明親有實學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具無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脩齊治平其書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今以兩冊相寄自覩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妙也其學以六藝爲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錄一冊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顏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尚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說透後儒之弊直傳堯舜周孔之真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僕因恕谷執摯其門立誓共以明行聖道爲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

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撿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鶩爲夸誕不事纂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耳此其所就較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冢得無意乎

與方靈皋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念切念切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敝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諒源之父母兄弟俱無依依然風塵衰邁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齊壤分乎然源已絕意春官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

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値可已之時而
不已是流俗人耳吾兒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
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而欲與競也不
必言矣如果與源有同心則源竊有進焉昔伊尹未遇成
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已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
滕薛而皆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
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
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
其汙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俗而博聲名欺人不得
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眞程朱又不得不
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
一之不是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

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噫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瞑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必不足以平天下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

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雜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

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孰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已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已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卽大司徒敎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

不動所以脩身敎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敎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靜坐爲功乎豈聞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閒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貫究尋繹經世之務不騖奇

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朝主之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兄之天資高朗渾厚堅强今人罕見其匹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耳若果有泥塗軒冕之心毅然矢志於絶學則源願與同心合力真參實究由其學而適道而立而權不難爾源今歲赴秦中學使之約一二年歸來將母氏兄嫂三柩葬於先君子之

基而脩焉卽飄然高舉學道著書尋山訪友終其身於此事益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夙日同肝膽共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念之念之深望吾兄靈皐之留意於斯也禍夫近狀聞稍佳不知其有志於此否幸以剛主之書示之如不河漢其言固吾同志敬義立而德不孤斯道之幸何如也祈道鄙衷俟訂學約不盡不盡

與康孟謀論脩郃志書

頃賜觀耀州志并佳集如獲指南之車耀志精核過於武功體例嚴整善於朝邑誠作志者之金科玉律而集中所載義士貞女人人可傳其足爲郃志之光者何限源觀近代邑志往往分而不能合雜而不能淸氣脉不相屬無首無尾層見疊出總歸於晦昧不明而其意不過欲誇浮誕

飭譌謬媚流俗欺庸人而已錢明府以貴邑志見委源自念質魯筆鈍識卑學薄無足膺斯任且今日三秦文獻自二曲先生外舍先生更誰與歸區區部婁於華岳終南之下競燭龍以區區螢火之光復何有哉顧先生以辟嫌不欲聞其事源遂有所不容辭不得已覥焉任之然其所賴於高明之開遂啟鑰而辨是非定猶豫者固無窮也俗之誤以夏陽為此地久矣先生辨之確不可易乃源更有疑者郃陽為古有莘地郃即洽以洽流絕故偏傍去水加邑此朱子註詩之說也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大邦之為莘明矣曰洽曰渭則括地志莘在陳留之說亦不辨自明矣但舊志云洽卽金水東入黃河漢永平年絕其後復流邑人重之呼為金水今之金水河果卽洽水乎土人謂其經城南東

入洛是否水之北爲陽舊志云莘國在縣南二十里是在洽南不得爲洽之陽矣且南去渭水二百里又烏得謂在渭之涘哉夫永平乃漢明帝年號則洽固絕於東漢時乃漢書地理志馮翊有郃陽縣應劭曰在郃水之陽師古曰郎詩之在洽之陽也漢初便以爲郃陽即呼洽水爲郃水而水經注引詩曰在郃之陽亦以洽水爲郃水曷嘗有洽絕去水加邑爲郃之說乎志又不載其復流何時以水經注考之則元魏之時洽水固經流無恙也朱子之時其復絕耶其久絕耶去水加邑未審出之何典而據之以爲說耶是有莘之境域洽水之源委固未能得其確論矣志又云梁國在縣東北昔晉公子夷吾出奔梁國應與晉接壤且梁山在郃陽之北北則縣北爲梁之舊國無疑然春秋書梁亡傳注不詳其地但云秦取之若果在郃邑之北則其

地已入於秦何得郃邑乃爲晉地且上郡即今延安在郃陽西北三家分晉屬魏梁又烏得越郃而爲秦有哉豈秦滅梁之後不久即歸於晉而史失之耶抑别有考耶水經注載郃陽有徐水入河舊志不載今尚存否舊志所載百良橋頭大浴諸河今不沒否而百良橋頭不言其所歸何耶此皆欲請之高明而求其確考詳疏以相示者昨見尊作四后廟碑文樸茂非時手所及但攷之載籍四后惟大姒確生此地湯娶有㜪有陳留之說不得如洽陽渭涘之無疑然尚有伊尹耕莘湯使幣聘之可證若女志大任則斷斷不得謂此地所產何也有莘姒姓也夏后氏之後也夏以前無所謂有莘者安得有繇取有辛之事乎如以辛非莘則辛固非莘矣無庸辨矣詩曰摯仲氏任註云摯國名任姓雖未詳其國何在然摯固非莘任固非姒也又何

得以爲莘文耶趙岐註孟子但謂有莘國名并無今同州郃陽之說同州乃漢馮翊西魏始名同州岐漢儒而可謂之今同州耶想因他書之訛而誤引之此皆與郃志相關不得不辨者或是或非幸明教之君子著書立說俟之百世而不惑講習討論可厭詳哉今定體例有師前人者有獨斷爲之者有暗與前人合者首爲總志師朝邑也不志藝文師武功也傳循吏而表歷官則師先生之韓城也不志星野暗合乎耀州分選舉於人物暗合乎武功而先建置後地理務爲合不務爲分引前言存舊志不敢混爲已說援據經史以定眞妄爲去取則皆獨斷爲之者今總志已成尚未脫稿俟錄出當面質先此代晤祈一一敎之

朱漢源曰辨駁之文全要識高學博筆快詞婉識不高則無聽學不博則無據筆不快則斷不倒詞不婉則寫不盡四者兼之而後可以辯或

庵外吾未見有能盡善者也

再與康孟謀論脩郃志書

前見復書伸紙千數百言驩然色喜以爲惠我良多未卒食投箸起讀之讀竟則於所謂金水原委使我豁然前因舊志有金水卽洽水之說不能辨其是非又不知金水曲折署中人無知者詢一隸人云金水河經南溝東南入洛洛想河字之誤僕誤聽且以爲此水東注迆東南耳故疑之疑而正未嘗信也非夢也然亦夢也得教寤矣橋頭之郎徐水更有發矇之快此二說者拜益拜益在渭之涘爾雅釋云涘爲厓水邊也王風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秦風所謂伊人在水之涘皆指水厓言三百篇中從未有指百里之外爲涘者考禹貢導河曰北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夫九河東北矣逆河又東北矣不曰東北而曰北省文耳導江曰東迆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滙彭蠡也江過彭蠡而東東北且數折始入海不曰東北而曰東亦省文耳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焉知當日渭過漆沮不更東北入河與有莘爲近以省文未之及其後陵谷易矣始至華陰入河如今洛之不南入渭而東入河者比哉然無可考矣不得已如尊論亦可存而不論耳若夫不合乎瞽愚之見而未敢以爲然者有數端請一一爲高明陳之紫陽先生讀書博矣豈後人所敢望然博之中安能無誤誤亦何傷知其誤而正之此正前賢之望於後人而不以爲嫌者若憎然因其誤以爲誤與已不能正其誤又禁他人不得正其誤而使之終於誤此踵謬襲謬之弊所由來豈先儒待後之意哉郃陽之名載在漢志非無考者註謂在郃水之陽漢初即謂之郃且呼治水爲郃水水未嘗絕也曷嘗有流

絶去水加邑爲郤之說乎紫陽時金據此地已久傳聞之誤如僕所聞金水入洛者甯必其無卽使有據亦不足據況於無據假令紫陽而在質以此說諒必欣然聽采改正之不暇斷無有惡人之正其誤而爲之辭以相拒者何也從來無不受善之聖賢無不虛心之學者也乃後人則反爲之諱以爲斷非無據斷不可輕議一字是直爲古人愚而爲識者所竊笑也讀書考古之識安在乎不敢以爲然者一也禹母爲有辛之女乃世本之說漢儒雖或據世本乃多荒唐不足信夫有莘姒姓夏後豈禹之所自出乎范令不學無識立之祀典所謂非其鬼而祭之也摯仲氏任註謂摯國名大任明系摯女非莘女無難辨者邑人徒見詩與太姒同序於一篇遂馳及於大任而朧朦遷就亦以爲莘女此自世俗可笑耳世俗何足責君子著書立說固

欲考三王侯百世可隨俗苟同而不一正其誤乎且僕固非欲毀其廟廢其祀也特以高明爲文勒諸石僕且將載諸志相與欺庸人之耳目而遺後世之譏萬不可耳來教則謂雖考核不謬人以爲不近情而疑之駭之而託引以爲山川美盛者紛然矣不論便噫此流俗之情豈學者所宜出哉不敢以爲然者二也其尤不敢以爲然者則謂脩志之難不在考核在人物夫近代地志之失其體正在專力人物而不知有考核地志何昉乎昉於禹貢昉於職方山川土田之高下具焉遠近險易之形勢辨焉建國分疆畫井之道存焉生齒之數詳焉物產之宜別焉風俗之剛柔美惡勤惰文野分焉控制四方之權術寓焉戰守奇正之兵法生焉溝洫畎澮川浸湖海之用備焉三代之盛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天下之形勢而其後蕭何收秦丞相府

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之處以佐漢王定天下正以此耳自漢以下莫不有地理志以志郡國則志之所關豈小哉而所關豈人物哉愚嘗以謂不知四方之形勢不可以志一方不知平天下之規模不可以志一縣故一縣之志雖微而平天下之規模具焉乃近代之爲志者一切視爲故事譌謬缺略莫之究相沿爲虛飾僞目之習而徒知沾沾於人物夫人物之紀固亦不輕然其專責在史氏不在地志地志原以志地人物之在地志一端耳後世之體耳禹貢職方有人物乎可舍其所應重者不重而獨以人物爲重乎且夫人物之難固有在而非所論於郤邑如以一代之人物或方數千里上下數百年文獻旣已無徵采訪又苦難徧加以門戶之毀譽不可憑是非顚倒流傳於見聞者莫能一權勢又從而把持以掣其肘乃欲操筆

而論訂之是爲難耳若郡邑不過百里之閒五六十年之事其爲人物固無幾又未嘗有門戸是非之顚倒權勢之顧忌士大夫公議而舉之更采輿論以定之是非取舍嘗至相戾是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何難焉僕之所難者合四方之區宇以考形勢稽古今之變遷以觀成敗酌風俗之淳漓爲移風易俗之術訪閭閻之疾苦爲與利除弊之方事之晦於昔者欲其顯於今不得施於今者欲其行於後故於建置沿革在他志不過半葉而爲之不過食頃者僕則爲之十日而後畢豈好勞哉以不窮其原不足以成書不辨別其非不足以存是而三代春秋戰國無專書可考散見於經史注疏而說又不一一一核其實而求其當在博雅君子言之若甚易而淺見寡聞之士爲之固甚難也使如尊指是不足以激勵而進之於高明但教以勸說

雷同而益遠於好學深思之訓於僕區區就正求益之心毋乃拂歟故曰尤不敢以爲然者此也君子之爲學也心欲廣欲虛欲細不廣則其見有限不虛則不能受益不細則不足以知立言之意而得其要三者嘗相因廣則虛虛則細細則愈虛愈廣而日造於高明旣高且明而其心愈廣愈虛愈細矣僕幼以羇旅失學長而謬罹塵網蹉跎三四十年以至於今學殖荒蕪每有時過難成獨立無友之歎欲以餘年勉希蛾術孜孜求友四方客歲來西土熟聞吾兄三秦名士不憚踽屩千里訂交非倣世人之廣交遊慕聲氣也實欲求麗澤之資以自證其所學然望瓊瑤之惠必先瓜李之投故忘其鄙陋輒進說於左右將求益也非求勝也欲相成也非相競也乃詳察來教不但所見不同亦若不諒微忱但欲相距而不顧其言之是非用是偎

悵歎恨彌日不敢復置一辭乃繼又奉有未嘗細思之說不覺戚戚復動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故更白其縷縷欲吐之衷如此此番或可稍納芻蕘而不以爲罪乎則其所欲進者不特此也求教夏封帝摯之後於莘因以爲氏此說自非無據然夏后氏之後封於莘帝摯之後又封於莘一國有二君乎抑先任而後姒乎且摯國也非氏也其姓任也非摯也卽以爲氏大夫可以祖之字爲氏諸侯以天子之名爲氏何代之制乎以愚所聞有帝摯封於高辛之說在今定州不在郃也又聞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其後奚仲爲夏車正禹封之薛商之仲虺臣扈祖已皆其裔祖已孫成徙國於摯更稱摯國大任生文王而武王乃復封之薛此摯國之所由而任姓之祖也但不詳摯地何在耳詩曰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必在河南北王畿之內

而不在有華明矣又尊作四后碑文引孟子趙氏註爲證
夫趙氏註除邠卿無二人也茲又以爲括蒼趙氏疏夫括
蒼趙氏疏非趙氏註矣乃不云前日之誤更據古本大全
而以爲無疑大全有古本乎何代之書乎似皆考核之未
及者梁惠王喪地以東西論從不聞此孟浪之說不知何
由得之想誤以愚言出於此乎愚但考梁國之方域無此
夢語也至於辨别流俗相傳之謬於古人原無損而以爲
刻繩古人何哉豈隨俗苟同謂之善善從長乎似皆理之
未可通者幸再詳察何如乃僕更有所不解者來敎旣以
人物爲難謂忠孝節烈之湮沒者不少蓋欲脩志者之不
可忽而又恐燕石之相雜也固諄諄以闡幽爲志矣乃佳
集所載節義諸人豈其僞者又再三教以不得錄人何意
乎無乃與闡幽之意相矛盾乎著作當如青田之論相持

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來教是已乃細觀其中於權之輕重不失宜而衡得其平者幾何哉果平心而論高明或亦有爽然自失者矣

附復書

昨日奉復大教本無不肖之心止以少年失學老益荒愚淺聞寡見則實有之以爲但欲相距而不顧其言之是非則疑之過矣然其心耿耿亦具少許血誠而粗俗庸鄙遂不自知其劣惡如此先生不終厭絕復辱及之幸矣幸矣三千言連讀數次證以初賜長札一一相符何其明辨之乃爾也小巫索然氣盡尙復云云乎洽水入洛疑有無知之人代白故云其妄言爲夢耳在先生未歷其地從何知之亦不得不寄耳目於他人豈以夢言爲吾兄哉拙本所述一人之見也不參之衆人而直

入之在我固自以爲無疑安必人之不以爲不然也人誰不欲自是其言自矜其傳說乎未經採訪而入之終不免有偏信古人之嫌此區區之志也示公之意也若諸所諭則敬聞命矣若弟之種種贅說亦老生常談耳在大雅自能一笑容之

劉古遺曰先生之文以簡鍊爲工以變化見奇奇變往往寓於簡鍊獨於辨駁文字則數千百言不厭其詳如疊嶂層巒煙雲狠藉如長江大河波瀾萬狀於是其奇盡見於外而非簡鍊者比矣此書以高明絕俗之識兼之以考核精詳雖漢唐經學大儒應亦俛首無怪孟謀之心服也然非孟謀之賢不能虛心服善如此非孟謀之虛心服善先生又肯盡言之如此哉兩賢俱可傳矣

復姚梅友書

源頓首前枉顧深感存注惜未罄所欲言旋報謁而中途爲友事他往未果頃辱惠書益增惶悚細讀來教所見甚大而自任者不輕當今日而有抱負如此持論如此眞空

谷足音源所幾幸遇之而不可以數得者今乃邂逅海濱又不以其不肖而謬相推引豈肯交臂失之急欲一談以事羈尙須兩三日而胸中迫不能已故先白其區區惟高明鑒之來敎所云生民治亂之說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顧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胃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敎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卽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最下從事於詞章於戲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

變誠如來教云云耳乃近代僅有一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毁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眞儒趨勢附和者徧天下又何一足與之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勦說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兼之羇窮廢學錄錄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王之道以天下爲已任而實有其具者爲之依歸甯不性命以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已爲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啟鑰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與源所見同乎異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敢草草徒作語言文字觀也惟諒其孜孜嚮學之誠恕其狂而不

惜頑愚之誨焉幸甚幸甚

與毛河右先生書

京華拜別迄今二十餘年人才日以卑下文章道喪風靡波頹不可挽竊歎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尙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功罔鉅但其學以性天爲宗旨自謂陵唐軼漢不知陰壞於二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晉代之淸言絕無聖人經綸實學坐視宇宙淪胥不可救而害且遺於有明曩讀先生太極河洛圖書之辯固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以燕市狂徒竊恨聖人之道久不明行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置近日程朱陸王門戶之學不講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自屏跡林泉絕意進取窮經考古振起千古聾聵一埽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傍引

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蠡吾李剛主自言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習齋先生者也顏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以六藝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實剛主所以聞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源於顏先生僅得執贄一見而先生遂逝所恃高山之仰爲斯道之依歸者舍先生更何人哉今在淮陰太守姚息園所息園爲其先少保公求作神道碑文故附達其區區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盡質其所欲言而聆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應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顏先生傳幷年譜敘文呈敎曩於剛主處見尊著經義甚多千祈便中盡賜爲望啟佑後學想亦非所惜耳源頓首

再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前借淮使數行申意旋接手教恍啟沈痾愚謂宋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註之謬誤郤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爲誠然祇曩爲友人脩郃陽志郃陽卽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絕因去水加邑爲郃按洽水至今未嘗絕而郃陽之名自秦至今未嘗改且從來引詩在郃之陽俱郃字非洽字也水經并無洽水之名洽字亦無水名之說蓋由唐人石經以郃爲洽故誤傳至今方悟去水加邑蓋朱氏想當然之詞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嘻苟非高明博雅曷能一一證其非使人不爲其所誤哉某近讀易著有書易通

言六卷謹錄其敘并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千祈便鴻寄示以定從違外有平書三卷論平天下之法如取士建官兵農食貨之類前籌一得錄十二卷論自周至元興亡成敗之故但莫能致明歲當一棹錢塘獨拜牀下悉陳其所學一領啟發耳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眞得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爲顏先生以六藝爲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童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爲六藝恐不若周禮爲確獨此一言愚見尚未融合請更質之姚少保碑文閎鉅簡勁方駕蘭

臺非此不足以相發某別爲一傳容書寄正

家大人八十徵言啟

家大人明末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先始祖無錫人從成祖靖難陣亡白溝河故子孫得世襲錦衣家大人在職忠勤有識善斷崇禎九年丙子七月京師戒嚴見將相委任非人城守漫無備禦甚夜夢天子推轂授節鉞甲士數萬環門外擐甲持戈縱轡馳馬蹶驚覺明日疽發左股血流不止其憂國急公如此壬午充正直官日帥旗尉四百午門守衛夜宿禁中凡天子御殿御門召對懸金牌侍立糾儀十一月京師復戒嚴奉命守北安門當是時京師屢警中原盜益橫天子憂勞家大人常忼慨語人曰今朝廷有四大弊而天子不知戡亂致治需經濟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門戶方日盛如其黨力護持之硤

民蠹國皆不恤非其黨縱有可用之才或功垂成必多方排擠掣肘置之死而國事所不顧獘二武臣國之爪牙承平久右文左武武臣卒不齒於人入其途者闒茸不肖無人狀獘三京師天下根本三大營官軍皆詭寄糜餉無一堪用蓋甲蠹於乙乙蠹於丙更易不知凡幾而按籍稽名多隆萬以上人故名雖軍實市井遊手與勢家蒼頭一旦有急不知何以爲備獘四他若賄賂請託文法資格諸獘皆其餘者天下事日壞一日吾安得痛哭爲天子一陳之碎首玉階以報國恩也蓋錦衣衛職司糾詰釐奸獘比漢之司隸校尉而堂上官多貪庸不得人庶司例不得越職言事故家大人恒鬱鬱不得志然奸俠有挾私持廷臣奸利事來告謀與大獄者即尼不行或一語解散之故所全者衆而人不知凡詔獄提牢遇大風雨雪獄囚苦饑凍以

酒食給之病無告者給以錢米梨棗醫藥必親視及去哭聲聞於外其仁愛多此類甲申二月賊警急奉命巡緝北城三月十七日賊薄京師知不守自書名牙牌帶佩刀十九日黎明城陷釋戎服易冠帶乘馬奔帝宮路遇宮女四出曰駕崩駕崩家大人痛哭呼皇帝拔佩刀欲自剄老僕楊坤急奪刀挽馬至金剛寺大門和尚者寺主也舊與家大人善是時先兄潔先匿寺中家大人見潔意不忍而和尚慰曰君身尚可以有為遽以僧服進遂為僧月餘賊敗亂定始出數往來盧龍上谷間後益南遊江浙交其豪傑每友人急難即挺身出為排解禍福不稍動而深心妙用足以濟之性嗜飲醉益恭每酒酣談往事輒泣下見野史所載誣罔謬戾而善政多不載輒泫然曰朝士存者猶多柰何聽其誣衊不一辨正使聖德不彰乎於是正其誤補

其缺别爲遺錄一卷藏之初家大人幼以孝稱鄉里生平好義伉慨而自治甚嚴少年家居常以七事自警書之座右曰憂勤曰急公曰身慾曰節儉曰愼言曰濟急曰教子故從無廢事無失言謹愼刻厲老而靡甚其天性然也壬戌七月登七十時寓高郵攜二子潔源渡江載酒尋三山攀蘿陟巘探幽登望海岳雲濤萬里徜徉嘯吟醉歌旬日始返壬申八十時先兄已卒源將迎北歸爲西山北山之遊蔽㦤先生大人賜之一言以爲榮源雖錄錄無以爲親壽所獲固已多矣謹述其生平節概以請